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晉



晉惠皇帝

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
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

八王背流相輝
至越庸劣更甚
禍延藩服愈趨
愈下責有攸歸
胡寅所云東海
差勝不遜許其
朝士多赴為蜀
心更納耳非正
論也

修說刺史東平王楙

字孔偉義陽成王望之子

以州授之越乃以

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于是范陽王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

公師複姓藩陽平人

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

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

晉縣故城在今山西

遼州榆社縣

羯人

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

石勒

字世龍初名匄

旬音

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

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

漢縣今屬山東東昌府

人

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

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

騎赴之

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

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

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

胡三省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

字仲彥南

陽人拒之太宰顓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

以軍事越西屯蕭縣

注見前

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

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

琨之父

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

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

蕭縣地名非今靈壁縣也

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

命虓遣荀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

顯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
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顯得喬上事下詔
稱劉輿脅唬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
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穎
與石超等據河陽為喬繼援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
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
構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
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

者天下共伐之時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

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奔河北

弘以張方殘暴知顯必敗乃帥諸軍

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于王浚遂擊斬石超于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于譙殺之喬衆潰走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于是太宰顓矯詔敕畱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噉等上表理后無罪顓欲收噉噉奔青州然羊后以是得

免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敏既克石冰

事見前

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歷陽以叛

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

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

南畧江州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

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

魏郡治安風安風注見前

太守

豪傑名士咸加收禮

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不赴敏疑諸名士不為己用盡欲誅之

崇元號江東名士甘心失身名教掃地論者或許其說敏自矜是徒為颯願忍恥者藉口地耳何可為訓

禁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蒂芥之嫌塞
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
敏乃太宰顥以張光為順陽晉郡治鄴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太

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

南平

晉郡治作唐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鄉縣

太守應詹

字思遠南頓人璩之孫

督

水軍以繼之

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不聽侃

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

敏遣陳恢

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于

長岐

地名胡三省注在江夏界

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

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

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勲請加遷擢

敏據江東踰年

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廬江內史華譚以書讓顧榮周
玘榮玘見之甚慙乃密遣人告征東將軍劉準使發
兵臨江已為內應準許之于是榮玘及甘卓紀瞻等
共攻敏敏眾潰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

紀瞻

字思遠
秣陵人

丙光
熙元年

成晏平元年是歲成始
建國號與漢凡二僭國

春正月戊子朔

日食

太宰顓毅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顓令奉帝還洛約

與分陝為伯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

顓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

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顓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

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顓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殺方

送首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

駕宋胄等進逼洛陽顓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寧州附塞部落之名寇寧州晉置治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

病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

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

出兵掩擊破之

後毅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以為主釗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以王遜為

南夷校尉兼刺寧州遜招集雜散擊平叛夷州境復安王遜字邵伯魏興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顓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

破其兵于霸水顓單馬逃入太白山

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卽禹貢終

南漢書

作太壹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

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顓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李雄稱成皇帝

雄卽帝位國號大成

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版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

為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琥為司空

鎮鄴

越以庾敳

字子嵩鄆陵人

為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為從事中

郎郭象

字子元河南人

為主簿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掾敳

等皆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

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諡曰元

時務方殷雖真才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
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
欸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
部從事至是卒

九月頓邱晉郡本漢縣注見前

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克州

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毓卒長史劉興
誅穎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

劉輿默識天下
兵勢雖類蓋何
之收固然以圖
進腹附非人陷
于悖逆可謂不
善同其才

司馬郭勣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穎遂北濟河

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

王唬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唬卒長史劉輿以

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
盧志不去至是收而

殞之大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

臧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

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

越傾膝酬接卽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卽位

是為懷帝

尊皇后曰惠皇后

立妃梁氏為皇后

帝食麩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羊后自以子

太弟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

露版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

后居弘訓宮

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

歎曰今日復見

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

劉友益書法子是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餘年惟此而已

南陽王模

字元表宣帝弟高密王泰子

誅河間王顥

太傅越以詔徵顥為司徒顥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

殺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莘曰晉惠之為君動輒受制于人如嬰兒玩弄于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主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其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昏愚亦已甚矣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徙東

燕王騰

騰以迎駕功進封

鎮鄴越從之

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

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

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
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丁卯 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拉

音堅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

令劉栢根反王浚討斬之

其長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既

而為苟純

睇之弟

所敗遂降漢

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奔馬嘗撫膺

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
將軍寇掠趙魏藩死與王彌俱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

騰于是年三月

改封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

在平牧馬苑也

更聚衆聲言為

成都王勳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饒性各嗇臨急賜將

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用桑遂入鄴殺
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荀晞等討之
相持數月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
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

觀襖 胡三省注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襖于
東流水上應劭曰襖潔也于水上盥潔之也 導

導用虛語號召
推戴琅邪時論
乃以吳音比之
然夷吾匡時者
實其相去矣起
風馬牛我卒使
一世波靡恬不
為怪此真白望

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

卞以邑為氏壺字望之濟陰人

為從事中郎周玘

劉超

字世瑜琅邪人

張闓

字敬緒吳張昭曾孫

孔衍

字舒元孔子皆為

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

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卷三十一
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
睿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

人所殺勒奔樂平

晉郡今為縣屬山西平定州

太傅越加晞都督

青兗諸軍事

晞屢破疆寇善治繁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

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第者苟

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匍督等

胡人一

呼為部大姓張氏名匍督擁衆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匍督

行兄弟投獨公
營三窟足以敗
名裂猶稱少無
官情將誰欺乎
此足為都天極
時望者何能

等與俱歸漢漢主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字平為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為

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

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
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太傅越自領州牧徙荀晞為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

兗州衝要魏武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之

青州公自領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

于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為征東大

將軍青州刺史

王敦徵為中書監

越晞由是有隙

晞至青州以嚴刻立

威日行斬戮州

人謂之屠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統攝三部見前與鹿通好

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北宮純將兵衛京師與彌戰數敗之彌走

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今日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

張軌西平郡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
貢獻不絕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漢王淵徙都蒲子

即春秋晉蒲城注見前

稱皇帝大赦改元

是歲

漢石勒劉靈寇汲魏頓邛三郡百姓望風降附靈後為王浚將祁弘所殺

己三年

漢河瑞元年

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複姓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

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

請徙都之淵從之

時汾水得玉璽
淵因改元河瑞

三月以山簡

字季倫
濤之子

都督荆湘

元年分荆廣二州置
長沙始興等九郡

等

州軍事

簡督荆湘交廣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荆州寇盜不

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

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

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

字宣則
蘭陵人

帝舅王延等十

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
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

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卽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

侍王延尚書何綏

字伯蔚
曾之孫

太史令高堂冲並叅機密

劉與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
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

何曾謂晉武非
凶惡之道不為
無見然彼曰食
萬錢致後嗣汰
侈名福不能為
子孫計長久而
謂能深誠國勢
有是理乎

息流涕而已

初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蒿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劬日食二萬緡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吾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

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為君子營以張賓

孟字

孫中為謀主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

夔以國為氏

孔萇支

雄

其先月支胡人挑豹

挑以邑為氏

遼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

從之

初張賓好讀書濶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

時以元虛相尚勒亦集衣冠人物君子營此非風俗移人正所謂以王母攻身勢不得不不出此耳

告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黎陽繼寇壺關皆陷之秋攻洛陽為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顛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四年漢烈宗劉聰

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

吳郡今浙江

太守

湖州府是

玘三定江南

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至是錢璿寇陽羨又討斬之

琅

邪王睿以為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義興郡

治陽羨注見前

以旌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

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

璿分典禁兵

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

憲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

淵卒太

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

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入單后

氏首單徵之女之是年初立為后

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聰遂即位

以人為皇太子弟領大單于

子粲為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

州刺史乃葬淵于永光陵諡光文廟號高祖

氏首蒲洪

晉載記氏之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

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字廣世

自稱畧陽公

洪畧陽臨渭氏首也驍勇多權畧羣氏畏服之漢拜

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公

胡三省曰蒲洪事始

此

流民王如

京兆新豐人

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
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
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
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

猛匈奴右賢王武帝泰始七年叛走出塞八年人寇并州為左部將所殺

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

晉郡今山西忻州是

號鐵弗氏與白部

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

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

魏太祖平文帝

帥騎

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

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

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

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

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

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

今代州西北有勾注

山一名西陘山陘北山之北也

之地琨乃徙樓煩

今山西寧武府樓煩縣地

馬

邑

注見前

陰館

今勾注山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

繁時

故縣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

州

崞

故城亦在
渾源州

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

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
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因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
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
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

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
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

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道聞簡敗
眾散而還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

牛以安
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
破之盡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傅越以胡寇
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
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
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
向許昌以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

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
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注見前內史

譙登字順明周之孫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
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
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漢縣晉置郡尋復為縣今順慶府渠縣是斬脫食

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盡

援絕士民重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
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弼字景文成都人為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為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

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

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令

杜弼為湘州刺史已而弼陷長沙南破零陵東侵武昌殺長吏甚衆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以王敦為刺

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

已召之馥不行睿以裴頌請

頌淮南太守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請

救于睿

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為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

付王衍而死

衆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

帝追貶越為縣

王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

注見前

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
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

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
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
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樞焚其尸曰亂

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

越世

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裴妃為人所掠賣
久之渡江初琅邪王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
厚加存撫以其

子冲繼越後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

平阿公

苟晞表請遷都倉垣

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經注汲水東遷倉垣城卽此

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旣而洛陽饑困人相食

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

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

東郡東

阿人 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

水經注穀水東遷雍谷谿

石路阻隘有硤石之稱今曰

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

硤石堡在河南府新安縣

聽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
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
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
大夫組奔轅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
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
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
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
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

字子琚
珉之兄

王雋為光祿大夫

初曜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白漢

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

種名匈奴貴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

項關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

司空苟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蒙縣城也荀藩

奉秦王業即愍帝趣許昌

荀藩在陽城汝陰晉郡治汝陰本漢縣注見前太守李矩字世遇平陽人

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注見前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

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

奔倉垣苟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

吳孝王晏之子

為秦王東後

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

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閻鼎

字台臣

聚西州流民數千于

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為豫州刺史以

周顛

字伯仁浚之子

等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

字彥夏平原人

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

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

字元亮勃海饒安人

王承

字安期

卞壺諸葛恢

字道明觀之子

陳頴

俱倫切字思陳國人

延

庾亮

湛之子

字元規

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

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

字景思楷之子

皆

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

字士達汝南安成人

合兵擊軼斬

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

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

非時祭天謂之類
言以事類告也

假立太子稱受中詔

承制封拜備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

子保保上邽

注見
前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版染帥衆降漢漢遣染

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

于潼關長驅至下邽

秦縣有上邽故加下故
城在今西安府渭南縣

涼州將

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

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

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

聽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

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

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

巴西人續之子

數諫殺之

從

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願明公思預之言晞不從明出秦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為氏由是

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

鎖晞頸以為左司馬

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彌將徐邈叛去兵斬袁勒既

禽苟晞張賓勸勒因彌之小衰誘而取之乃請彌宴酒酣遂斬之而并其衆苟晞潛謀叛勒勒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

字巨秀靖之子

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

月迎秦王業入雍城

注見前

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

金城人

安定太

守賈疋

字彥度武威人疋古雅字

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

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于黃邱

胡三

者注在雲陽縣黃峽山下雲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

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

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

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顛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

中途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

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

素喜木丸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

攻

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

渤海人

不能討民失

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

字元龜廆庶長子

言于廆曰自

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

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

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

業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

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

封釋疾病屬其孫奕于廆釋卒廆名奕與語說之曰

奇士也

補小都督釋子俊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

扞扞千斤健也以道不通皆畱仕廆抽為長史俊為

參軍

扞扞疆健有力之貌健居言反

犗牛也其力專疆以擬俊抽言非常人

琅邪王睿以周顛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

字茂倫譙國龍亢人

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

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

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

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

在江寧府江寧縣南一日勞勞亭亦名臨滄觀震宇記臨

滄觀在勞勞山上有

亭七間名曰新亭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

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

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陳郡

陳頤歡語頤中
當時利病然亦
既用浮誇奏成
積消之勢又何
能從其言是對
注者兩皆楚國
即高言族者
亦強顏自壯而
已

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如有老莊之俗傾惑

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自

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

耳導不能從白望猶言虛名

劉友益曰于是帝遷平陽

壬申六年踰年矣書六年存統也

春二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

在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北水經

注憶水東述

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

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

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

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欵于睿求掃平河北以

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萇等請分兵

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

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于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

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

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于數

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

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

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

攘袂鼓舞曰張君計是也于是黜膺擢賓為右長史

號曰右侯

三臺注見前

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

字季龍勒從子

向壽春

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

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

初勒為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

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種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

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

善遇之

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

于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鈞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莫稱定論至七子各興一業六女寵冠後宮以此為善保富貴豈詭經明哲之義長樂老伎倆實殷有以啓之

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

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

揚雄仕莽綱目書死以斥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孫皆

納後宮厥罪實浮于雄而綱目書卒今特改書

初殷為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遂没于

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至是死

殷不為犯顏忤旨然

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

終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

字始仁與之子

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

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

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

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

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

平陽

言東命于漢也

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

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
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

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

琨母曰汝

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畧專除勝已禍必及我

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

聰遣祭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

兵于常山祭曜遂乘虛襲陷晉陽

泥殺琨父母

琨還救不

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

幾盜殺疋

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麴允領

雍州刺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脩帥衆數萬為

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脩與

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

在山西太

原府太原縣西
北一名西山

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

在太原府
太谷縣西

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

壽陽縣
之山也

壽陽晉縣今屬
山西平定州

陳閔皮肉山為之亦琨自營門步入

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

劉聰未可滅也畱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

後漢縣今為
太原府治

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

言其心易動又
豪俠自喜也

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

荊州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

王機

長沙人

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

冲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

胡三省注此非姜
維種麥之沓中蓋

在孱陵
之東

琅邪王聞之召為軍諮祭酒以周顛代之王

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

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殺之

是歲王如以軍

乏食降于王敦王機以澄被害懼禍及將其奴客千

餘人入廣州機父嘗刺廣州將士皆故部曲刺史郭

訥遣拒機皆迎降訥

乃避位以州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

字叔寶 卒

玠瓊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不見喜愠之色

羗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羗也

晉載記後漢時燒當裔孫遠那



于南安之赤亭鄒元孫柯廻生弋仲南安注見前
赤亭水名在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水經注赤亭水逕

隴道縣城北又南入東徙榆眉即隴康戎夏襁負隨
渭隴道今隴西縣也注見前

之者數萬胡三省曰姚弋仲事始此

癸七年孝愍皇帝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愍帝始即
位改元通鑑綱目以孝懷于二月遇害故于歲

首即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
大書孝愍皇帝于上接書劉聰殺帝于下二帝似乎相

混今依晉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泰熙
元年之例而以愍帝建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弑帝于平陽庾珉王雋死之

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

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聽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幼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

漢主聰為后起鷄與鳳同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

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

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顛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勅

左右停刑手疏上言

略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

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帖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

為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
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
聽覽之變色命
顛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
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
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

是為愍帝

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太
赦改元始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

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

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緄為衛將軍
領大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丘注見前勒

遂以虎鎮鄴

初劉琨用焦求為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之琨召求還及是鄴城失守琨

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郝鑿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為兖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郝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嶧山注見前鄒山即嶧山以在鄒縣故亦

名鄒山

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顯為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

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

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

睿曰馥位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

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

也顯出于寒微為睿參軍數持正論

時睿參佐多避
事自逸顯言于

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偃蹇
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

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
定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
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顯曰昔趙王篡
逆惠王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
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
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罷之
由是府中多惡顯出為譙郡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眷

務目塵從弟
通鑑作疾陸

眷今依晉載記及
魏書北史作就

及弟匹磾文鴆從弟末柁等攻石

勒于襄國勒敗還壘末柁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就陸

眷退走

以鎧馬金銀請末枉于勒勒召末枉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之

昌等亦引還

至是浚復召就陸眷與共攻勒就陸眷不至浚怒檄

慕容廆討之廆遂取徒河

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

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焉廆以河東裴嶷北平楊耽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勃海封抽河東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度弟真及封奕封裕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讚為東庠祭酒子甄率國胄東修受業于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裴嶷字文冀封裕抽之子奕抽從子皇甫真字楚李慕容甄字元真廆第三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

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

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

字大連彭城人

為

司直

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

主簿熊遠

字孝文南昌人

上書請

嗣後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

東晉諸臣皆脾
壘之疾惟祖逖
中流擊楫尚有
生氣微特桓彝
周顛不及即別
琨未可同日而
語

無所依準以虧舊典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
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
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曰晉室
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
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
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聞

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逖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劉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

龍首

山之尾也。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水經注龍首山頭于渭尾達樊川。

及諸營退屯逍遙

園

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沈水枝津東入道遙園即此

將軍麴璆帥衆救長

安與曜遇于零武

零當作靈今西安府咸陽縣有靈武鄉晉時移漢北地郡之靈武縣

于此故名

璆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

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

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

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

于是士民駭

怨而浚矜豪日甚

所任皆苛刻小人藁嵩朱碩尤貪橫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邱伯十

囊五囊
入囊郎

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

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

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

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

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

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王公也

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

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欸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百書好言災變
比他史為甚如
一日相承與日
八出高三大皆
乎所必無此特
治十日並出之
誕而附會之星
陽為肉長廣以
教文計雖齊諧
志怪不于此

甲戌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

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

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

八紫微光燭地隕平

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
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
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

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

城據之

虎據漢中
吏民奔蜀

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

敵走咸以其地歸咸于是漢嘉涪陵漢中

注俱見前

之地

皆為咸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

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

校置史官

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
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

民多富實
附者給復除

新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

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濫吏

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
桓為我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
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
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
為仇敵若修賤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

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
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
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借逆
三日勒軍達易水

注見前

浚都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

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
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
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
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

田聊反戲也

乃公何凶逆如

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

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將後

佐等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

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後雖凶羸猶是

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行

以客禮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

忠所事皆斬之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

止有書數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

幽州惟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勒

停勒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

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于劉琨請

兵于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

從勒乃歸段匹碑匹碑遂據薊城

沒所置樂陵太守部續附勒勒以其

子又為督護勃海太守劉肩棄郡依續謂曰君為晉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碑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或曰其如又何續曰我豈得顧子而終為叛臣乎勒聞之殺又遂圍續匹碑救之勒引去

樂

陵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山東武定府劉肩字承肩掖人

襄國大饑

時穀二升直銀一觔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

諡曰武穆

子寔

字安遜

嗣

軌寢疾遣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
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
刺史西平公

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

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
輕絀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
致死于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輕騎數百逆之綝

趙染之殺魯徽
與表紹之殺田
豐惡忌如出一
轍欲不敗亡得
乎

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蒺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蒺蒺曰將軍愚悞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能死于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乙亥三年

漢建元元年

春二月以左丞相詹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

猗盧請并州從

事莫舍于劉琨舍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狗國之大節乎舍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叅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携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莫氏楚莫敖之後舍雁門人

漢曹窺

東萊人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窺

窺先從王彌彌降漢表窺行安東將軍使徇青州窺克東平進攻琅

邪遂破

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築城曰廣固

今在

青州

青州府益都縣西北水經注城四周絕澗岨水深隍

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

勒表稱竊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

疑不可復制弗許

太興初竊叛漢來降又以達康懸遠復與石勒相結後石虎擊破廣

固殺之

漢立三后

初漢后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為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卒嬖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

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

殺聰以是恨元達

後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

人已又立中常侍王況養女為左皇后宣懷養女為中皇后大將軍數數涕泣切諫不聽尚書令王鑿等又諫聰皆殺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

足詔收其餘以寔內府

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

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比崩陵中不能容物赤眉取之不盡于今猶有

朽帛此二陵

其儉者耳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
敦都督江楊等州軍事

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事在元年侃

及諸將與弢前後數十戰弢士卒多死乃請降丞相

睿以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憤

怒復反至是侃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

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

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

言為賊者不得至老

貢遂降

攷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

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

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寔益彊橫滔畜異志從弟稜諫之敦怒會降賊王如配稜廢

下嘗耻諸將辱己敦因密使人激如殺稜聞之陽驚捕如誅之王稜字文子孫之子

王敦從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起兵竟陵以杜曾

新野人勇

冠三軍能被

為竟陵太守

事在永嘉六年

已曾殺元而并其

甲游于水中

衆會朝廷以第五猗為荊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破杜弼乘勝進

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

時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

盡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求救于豫章太守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箋于崧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兵少藉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七千餘人圍襄陽不克而還荀崧字

王敦嬖人錢鳳

字世儀吳興人

景猷潁川人周撫字道和

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

刺史以其從弟廩

字世將

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

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廩

敦意攀等承侃

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

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

陶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

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

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

吳郡今廣東韶州府治是

州人皆

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

機病死

廣州遂平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鄭

攀等相與拒王廩久之衆心不一攀懼請降杜曾亦

請擊第五，猗以自效。已而曾復寇陷楊口，廩遣周訪擊走之。遂定漢沔，廩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

史屯

襄陽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

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魏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于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手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

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

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又寵衰

太后單氏年少色美漢主聰烝焉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又寵

由是漸衰

漢主聰以子晉王粲為相國

粲少有雋才自為相驕奢專恣遠賢

親佞嚴刻懷諫國人惡之

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勸又圖粲又

不從

瑋遐說人曰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又弗從

舍人告之

漢主聰誅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

又

表乞為庶人且請以
梁為嗣抽弗為通

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

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

國梁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

意決之猗有怨于父謂梁曰聞太弟與大將軍

聰子
敷梁

弟之謀因上已大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斬準

素諂事猗亦謂梁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

有所繫梁深以為然至是聰臨上秋閣命收少府陳

休將軍卜崇及特進基母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

惡也

休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言故沈等疾之

卜幹泣諫聰怒

免為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官

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

成癡也聰問沈等于粲粲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

為列侯

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

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

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既而聰宴

羣臣引見太弟又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

之如初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

出居新平城

在灑水之陽猗盧所築灑水出朔平府馬邑縣即桑乾河上源也

而黜

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

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為所弑猗屯子普根攻六修

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

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

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鬱律擊走劉虎降其部落于是西取

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
于北方 勿吉即挹婁今寧古塔地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

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

字成遜

為秦州

刺史

先是涼州軍士得玉璽文曰皇帝行璽獻于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畱歸之長安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

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聽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

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

允性仁厚無威斷惟以爵

位悅人而思不及下故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諸將驕恣士卒離怨

曜獲將軍魯充梁緯緯被殺以充賢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思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

馮翊
蓮芍

人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

安定人

新平太守竺恢引兵

來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拔擊曜

于靈臺

三輔黃圖周文王
靈臺在長安西

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

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緄退守

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

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允屑之為粥以進

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悞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

宗敞送降晟于曜

緄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緄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

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緄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

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

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為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諡節愍侯斬緄于市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先是勒陷廩丘劉演奔段氏及是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屯廣牧

漢故縣屬朔方郡後漢移置陞南地在今忻州

為之聲援勒據險

要設疑兵于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

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

奔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既而琨長史李弘以并

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帥眾奔

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丞相方出帥露
次而令史漕運
稽期斬之未為
失刑劉隗上言
王導引咎皆不
免過當至刀血
逆流柱末尤屬
不經吾書記載
失實往往如此
然元帝實非有
心復仇者雖有
所為不能然後
世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
北征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
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
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
于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
所致一無所問

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
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
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
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疾之文致甚苦謂深文以

致其
罪

中宗元皇帝

考晉自元帝以後記載家俱稱東晉通鑑不分統曰晉紀今依之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

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

事具前

長安不守始稱

晉王愨帝遇害乃卽位于江左

先是太元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

化為龍及永嘉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

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丁建武元年

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漢小國一成新小國一涼凡三僭國

春正

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愨帝出降前一日使

淑齋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

卒不能進而還

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民羌掠

隴右雍秦之民死者

什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為備乃

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恒懼乃

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

鄭州東有鄭大夫廟祀子產時李矩屯新鄭故禱于

此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

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後矩將耿稚等復襲漢太子祭營于孟津衆

驚潰死傷大半詔以矩都督河南軍事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
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
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
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乃請依魏晉故事
稱晉王許之遂卽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司
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奭

字道成

欲立之謂王導

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
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

字道徽
卽明帝

為王太子封奭為

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羨

字延年汝南王亮之子

為太保封譙王遜

字子佛宣帝弟進之子

之子承

音丞字敬才

為譙

王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

書事刁協為僕射周顛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

時承

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

遣右司馬溫嶠

字太真太原人

奉表詣建康勸進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

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
喬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

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廆不受處士遼東高

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

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

無辭矣

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既而廆以裴疑言諸

部弱小者稍

稍擊取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

相國粲使其黨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

衷甲以備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

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于是誅東

宮官屬阮士卒萬五千餘人廢乂為北部王紮尋使

準殺之

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

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既而立紮為太子

五月壬午朔日食

六月祖逖取譙城

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元和志祖逖克譙城而居之謂此

漢石

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

也遣行參軍桓宣

譙國
桓人

說而下之及逃屯蘆洲使參

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

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
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

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

又平大怒于坐斬又勒兵

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

固守逃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

譙城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逃逃

謂宣曰卿信義已著于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

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

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逃既入譙城石勒

遣石虎圍譙舍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逃表宣為譙國

內史

晉王傅機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逃節度

尋召裒還建

康數月而卒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

字望之廣陵人淵之弟

上疏以為世道久喪禮

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

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于平陽辛賓

隗西狄道人

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

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

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

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

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

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

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

本漢將降于李矩

河內太

守郭默

河內懷人

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

天子帝遂遇害

史臣曰愍帝繼統天下崩離長安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河南王吐谷渾卒

胡三省曰吐谷渾始見此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之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相遠異渾怒曰馬鬪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

渾遜西傳陰山

注見前

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

水

注見前

之西極于白蘭

美別種唐為維恭二州地廢維州在四川茂州保縣西廢

恭州在松

地方數千里

今青海及四川松

鮮卑謂兄

潘衛西南

潘皆吐谷渾故地

為阿干鹿追思之為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

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

後吐延為羌酋所殺子葉延嗣葉延

孝而好學以為禮公侯之子得以

王父字為氏乃號其國曰吐谷渾

戊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光初元年

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

紀瞻曰晉氏統絕于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

聰竊號于西北而陛下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

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

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

奉朝請周

高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

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

勵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

王遂

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 高字仲智顛之弟

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尊升御床共坐導固辭

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

周嵩以忤旨出
牧則所為不許
固辭者皆偽耳

增位二等

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
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
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
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
子納之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

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

晉縣屬天水郡

聞愍帝崩

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大耻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率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

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自北涼州始別為國

夏四月丁丑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

獨顧和

字君孝
吳郡人

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

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

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諡曰
愍

初琨世子羣

字公
度

為段末柅所得末柅厚禮之許以

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

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

以書示之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

盟庶雪國家之耻琨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

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其弟叔軍諫之乃留琨會

代郡太守辟閭

復姓

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其

徒黨悉誅之乃稱詔收琨縊殺之

琨從事盧謨等帥衆依末柁奉琨子

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朝廷以匹磾尚彊異其能平

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

後數歲乃加贈太尉初溫嶠為琨奉表詣建康其母

崔氏固止之嶠絕裾以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

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固辭若請北歸詔曰

今策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不得進嶠可以私難

而不拜邪嶠

不得已受拜

秋七月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弑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

水名寰宇記在岳陽縣南西北流入澗水岳陽今屬平陽

府封勒為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

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

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

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

私謂祭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
事宜早圖之祭乃收景驥等殺之
祭常遊宴後宮軍

國之事一決之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祭殺之
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

大將軍漢天王以傳國璽付胡嵩曰還如晉家嵩不

致受乃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

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持梓宮請以上

聞矩馳表聞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

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也

乃殺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

襄陵

漢縣今屬平陽府

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

赤壁卽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

勒進攻準于平陽巴

巴氏也魏武遷于關中河東皆有之

及羌羯降者

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

之推準弟明為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

畧曰

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
讐賊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
料寔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
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諛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

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泥滓時所喜者
翱翔雲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
之取士數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
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
此道不改求
以救亂難矣
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

試皆署吏尚書陳頴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
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
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

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

字君平會稽山陰人

以為近郡懼

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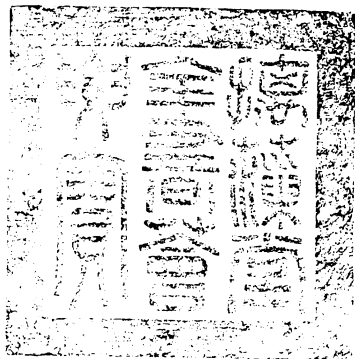
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今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攻拔平陽斬明犇赤壁漢主曜族誅之

喬泰等遣使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與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收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祭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騰錄監生臣周升士